

你的闲,我的累

◎郭玉琴



佛说,世间本无事,庸人自扰之。这话我深信,世间本无那么多纷纷扰扰,就是你我凡夫俗子闲时喜欢自扰,才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:世间已无净土。

曾经有一个朋友在网上跟我说,整天把自己关在空中楼阁一样的屋子里,过得真窒息啊。我说那有什么难的,我们关掉电脑,一起到外面看看风景吧。人总是要接地气的,关在屋子里,没了地气当然要窒息。他说,此时哪里的风景甚好呢?我说不说远的,就说附近的柳树湾,那边有树,有花草,还有弯弯的小河。现在虽然万物都在枯萎、凋零,但是那里的菊花还在开着。前几天我经过的时候,远远望去,一簇簇的黄白菊花很好看呢。

一想到它,我就想起电影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里的那个为情夫谋反的王后,在起事的那一天,将菊花别在每一个士兵的胸襟上。我说想看菊花,想在菊花里体验“满城尽带黄金甲”的情境。他在电脑那一边说,那里的环境确实很不错,有朋友同行赏风景,当然很乐意。可是就我们两个人出去赏景,那里人流太多,在午后的公园里,就怕被熟人看到了会大煞风景,惹来闲言碎语。听了他的这一句其实才让我觉得大煞风景呢,赏个风景还要

怕被人看到,那还赏什么?光天化日之下,都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,要是在风高夜黑,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,一起走在大街上,撞见熟人还不魂飞魄散?他说这是为了注意形象,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我说你究竟怕什么?他说,我什么都不怕,就怕人的一张嘴。一张嘴可以将一件事说成无数个版本,让人活得很累。他的顾虑重重倒让我想起另一件也让我添堵过的事。

很多年前一个女老乡,因为做了“超生游击队”,有一年投奔到我这里。她男人在工地上做泥瓦工,老板迟迟拖欠工资,经济很是拮据。于是我跟她说,让男人安心赚钱,你在我这里安心待产就是。他们两口子对我感恩戴德。

可是没想到的是,在我这里住了时间不长,女老乡有一天突然哭着对我说,要搬出去另找房子住。我问她哪里待她不周,可以说出来,缘何要无缘无故地走呢?她说,不是我家人待她不周,而是周围的邻居闲言碎语让她受不了了。我问她都说了什么?她说,平时一出门,就有人打听她这是第几胎,没钱为什么还要生那么多,要知道生了男孩没钱将来是娶不到媳妇的。有生孩子的精力,为什么年纪轻轻的不去赚钱,还白白吃喝住在人家家里,又没有深交,欠人家那么多人情好意思吗?她告诉我之后,我才明白,那些人都是附近这一带租房子的房客,她们多是从五湖四海的乡下来城市陪读的妇女。没办法,后来我只好塞点钱给她,让她走了。

人喜欢说闲话,一闲了就要弄出点事来打破表面的风平浪静。闲来无事拉家常是很多人的习惯,张家李家短。你要说是狗拿耗子,多管闲事,也不见得。火车出轨没人管,人出轨了每天都有人热衷去管,这就是人的心理。说闲话的人不累,但是听闲话的每个人都一定很累吧。

月光下的父爱

◎何昕

我身体协调性不好、运动能力差。所以,当周围的小伙伴都已经把自行车骑得虎虎生风的时候,我还是笨拙地推都推不好,要是骑上去肯定会歪倒。学会骑自行车,是我难以实现的一个愿望。

那年中考结束后,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待在家里没事。父亲劝我:“马上要到外地上学了,不会骑自行车多不方便,趁着现在有时间,赶紧学学吧。”我内心非常矛盾:想学,可是现在学已经比别人晚了,要是再学得慢,熟人看见肯定笑话我笨,自尊心强的我最受不了这个。可是,父亲说得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实,马上就需要自己骑车出门,再不学就耽误事了。

父亲看着我为难的样子,安慰我说:“没事,我陪着你学,咱们晚上出去,这样别人就看不见了。”知女莫若父,还是父亲最了解我,知道我的心结所在。有父亲的保证,我踏实了许多,从此开始了晚上的学车生活。

每天晚饭后,父女俩来到村外的大道上。这段路是沙土路,平坦宽阔,正好适合骑车。那时的自行车几乎都是28寸男式车,又高又重,对我来说是难以驾驭的大家伙。骑上以后,我的脚根本够不到地面,不

会掌握平衡很容易就摔倒。父亲跟在自行车后面,一路小跑,用力扶着后座,随时防止歪歪扭扭的我摔倒在地。人到中年的父亲,跑一会儿就有些气喘了,却一直坚持着。有一次因为劳累,把持不住,被摔倒的自行车带倒了,起来以后他没有一点生气和不耐烦,不顾自己手上的擦伤,鼓励我继续。

为了能看得清楚些,我们尽量在有月亮的晚上出去。月光洒落下来,柔和的光照亮了前边的路,使我不那么害怕。经过多次练习,我能独立骑行的距离越来越远。有一天晚上,骑着骑着,原本明亮的月光逐渐暗淡下来,怎么回事呢?抬头一看原来是月食。我们干脆停下来休息一会儿,父亲给我讲了月食形成的原因,农村里以前关于月食的风俗。周围非常静谧,天地间仿佛只有我们父女二人。等我们回家时,不知不觉间月亮又重新亮起来,月食结束了。

没过多久,我终于能熟练地骑车了。到现在,我每日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,已经骑了近三十年。许多时候,一说到骑车,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,想起那些有月亮的夜晚。它们在我的记忆中,永远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位置,伴随我走过漫漫人生。

@——投稿论坛

平顶山新闻网——鹰城网事

知道不是介绍给我的,估计都三十多了,年龄都和我不搭。过了一会儿,又走出个姑娘。

甲:怎么样?

乙:着什么急啊。我一看,心说,怎么给我介绍的不是刚才那个姑娘呢。

甲:黄了?

乙:黄了!

相亲

◎张彦红

甲:这两天忙什么呢?

乙:还有什么,相亲呗,我这日子,不是在相亲,就是在去相亲的路上。

甲:多好啊,日子都过成电视剧了。

乙:那是,昨天朋友给介绍个对象,是个小学老师,我喜滋滋地开着车去校门口等人。不大会儿,出来个胖胖的姑娘,我一看就

·纪实连载

中国生活记忆

(2)

■文/陈煜

做广播体操很害臊

只要是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,大概没有人没做过广播体操的。在学校、工厂和机关,或早上,或午休时间,或每年的广播体操比赛上,你一定做过。60多年前,每个大中城市万人齐做广播操的场景,至今还是留在几代人心目中共同的温暖回忆。

1950年底,新中国第一支体育代表团从苏联考察回来后,考察团唯一的女性杨烈,向上级主管部门提交了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的申请报告。一年以后,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,1951年12月1日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出了广播体操的音乐。

从此,全国各地到处可以看到热火朝天的全民齐做广播体操的场景。一大早,人们振奋了精神从被窝里爬起来,一时间大街小巷变成了场面壮观的运动场。

当年,法国、埃及和伊朗三个国家的代表团,专门来中国考察工人做广播体操的情况。当他们面对成千上万的人,步调一致地做广播体操的场面时,他们立即感受到了社会主义蒸蒸日上、欣欣向荣的热火劲。

从此以后,每隔几年就推出一套新的广播体操,已经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延续下来。

1952年6月,毛泽东发出号召:发展体育运动,增强人民体质。

1954年7月,第二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了。第二套广播体操由苏联专家帮助设计,带有些洋味。一些妇女做操时,让她们弯腰、踢腿、下蹲,很不好动员,往往是害臊、脸红、叽叽喳喳,笑成一团。有的难为情,称病不出,有的说得给孩子喂奶去。但那时的领导很认真,很严格,都把她们从家里“轰”出来做,光站队就得半天,还得点人数。

1957年,第三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,《人民日报》特意刊发了消息“第三套广播体操公布了”。文章的记载颇为有趣:“中共中央高级党校90%以上的学员坚持做广播体操,并且由原来的每天两次改为每天三次。据今年上学期220名学员填表调查,有67人体重增加,少则1公斤,多则6公斤,13个胖子的体重则有所减轻;29人反映食欲增加;41人反映睡眠良好或好转。”(以上内容参考了《广播体操:长达半个世纪的全民健身记忆》,2008年7月15日《北京日报》)

第二套广播体操推行的同时,中国还实行“劳卫制”,全名叫“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”。这也是学习苏联的。

“劳卫制”的检测项目很多,包括田径、体操、举重等,这些项目贯穿着速度、力量、耐力、灵巧,是对人的身体素质的全面锻炼。“劳卫制”的等级分三档,即少年级、一级、二级。少年级和一级比较容易通过,二级比较困难,一个学校大约不足50%的学生能通过。过了二级就是运动员标准。

一些当年在校园里求学的学子,还能记得参加“劳卫制”的情况。早晨,同学们自觉早起,踏着晨曦,围着学校后边的大操场一圈一圈地跑。有的在田径赛区练习投掷、跳高、跳远和双杠,男生女生相互比赛。下午课外活动时间,操场上同学们更是生龙活虎。体育老师来回忙碌着,手里端着讲义夹,按照同学填报的项目,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进行测试。

只要通过了一级、二级“劳卫制”测试标准,就能得到两枚奖章和两份证书。如果能通过三级运动员的测试标准,又能得到一枚奖章。从三级运动员开始,就算是“国家”级的了。成绩再好点,可以评上二级、一级运动员,再好就是“体育健将”了。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事。

明日关注:凭票限量供应

·传记连载

别拿村长不当干部

(7)

■文/李锐

糙老爸和熊孩子

郭涛信奉“男孩要糙养”,给儿子起名也起得糙——石头。他认为对儿子的爱应该体现在行动中而不是口头上,这才是纯爷们儿。

石头人如其名,又憨厚又坚强。拍摄第一期的时候,胳膊摔伤了,老爸的第一反应不是“伤得怎么样”,而是“完了,节目录不成了”。村长听了都有点伤心——是亲生的吗?这孩子却觉得老爸的反应十分正常。

我以为石头特别爱吃蛋炒饭,因为他总让老爸做蛋炒饭。问他为什么对蛋炒饭如此情有独钟,他一脸无奈地说:“我爸也不会做别的呀!”

因为太淘气被老爸收拾后,我们问他:“石头,你爸去哪儿了?”他冒出一句不知在哪儿学的大人话:“谁知道死哪儿去了!”当时把我们全笑喷了,熊孩子!

但是,在和儿子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中,我能感受到老郭的心开始变得柔软。这种柔软,来自于父子之间更多的关注,更深的理解。

节目中,我和石头单独聊天,熊孩子表达了对父亲最炽热的爱,坚强的老郭听了,眼里竟然泪光闪闪,情绪有点小激动。我满以为他也要和孩子说点儿什么掏心窝子的话,结果他来了句:“儿子你饿了吧?我给你做蛋炒饭去。”瞧,绝对是有啥爹就有啥儿子。

田亮和郭涛,过去很像孩子的爹,随着时间的推移,越来越像孩子的“哥们儿”。而张亮对他的儿子天天,过去很像“哥们儿”,后来却越来越像爹。

第一天录节目,天天各种淘气,把张亮折腾得一脸铁青一脑袋汗,情况之闹心,好像再多一天就难以继。导演组趁休息时和他谈到孩子的教育问题:“不能一味地由

着,惯着,该引导要引导,该管教要管教。”张亮还真走心了。

第二天,村长给孩子们布置的任务是赶羊。孩子们都去执行任务了,只有天天不听指挥,追着追着羊,一拐弯儿抱起了一只鸡。

按以往的经验,天天挨老爸一顿训大概在所难免。但是张亮没有。不但不训斥,反而和颜悦色地问天天:“你抱的是公鸡还是母鸡?”

天天见爸爸没有批评自己,心里也有几分意外,回答:“母鸡。”张亮继续循循善诱:“那你给它起个名字吧。”天天眼珠一转,说:“寇静。”张亮终于绷不住了:“你能换个名字吗?寇静是你妈的名字!”

当孩子因为胆怯而哭闹时,如果我要来解决,我可能会讲道理,鼓励孩子勇敢地去做事。郭涛可能不予理睬,扭脸走人,逼着孩子不得不独立面对。而小志最初给我的感觉,就是比孩子更加手足无措。

有时候,节目里要求孩子独立完成一项任务。让小志离开Kimi,比让Kimi离开小志还困难。偷偷摸摸,一步三回头,简直百爪挠心。

离开爸爸的Kimi,手里拎着小筐,眼泪汪汪,村长看见都心酸,赶快领他去摘柿子。孩子被柿子吸引,就忘了刚才的害怕和担心。

慢慢地,小志展现出了超级奶爸的潜质。节目录制结束,小志笑眯眯地牵着Kimi走过来:“Kimi,你表现得很棒,村长要奖励你呢!”随后偷偷把奥特曼玩具塞到我手里。

我会意地接过来,庄重宣布:“Kimi,你任务完成得很棒,这是特别奖励你的,希望你继续努力加油!”

那一刻,小Kimi胸脯挺得高高的,满眼神采飞扬。小男子汉长大了!

明日关注:老爸和孩子一起长大